

陝西傳統劇目彙編

華劇

第八集

陝西省文化局編印

陝西傳統劇目彙編

華劇

第八集

陝西省文化局編印

一九五九。西安

目 录

圖書目録

✓15	瑩 琇 釧	(2853)
✓6	庆 长 春	(2891)
✓4	五 宝 帕	(2927)
✓6	百 花 瓶	(2959)
✓1	神 亭 岭	(2987)
✓3	千 里 駒	(3009)
✓6	血 汗 衫	(3051)
✓10	秦 英 征 西	(3075)
✓1	閉 水 劍	(3095)
✓	善 恶 鑑	(3125)
✓4	滿 堂 征 西	(3167)
✓9	葯 王 卷	(3199)
8	审 周 仓	(3225)
✓7	兵 火 拉 傘	(3255)

中國圖書文書西文

安西 五五式一

瑩 琇 釧

刘云峯 保存本

說 明

宋时，生員顏俊，武进士。幼与表妹柳金蟬訂婚，兩相爱慕，祇以家道中落，就在柳府攻讀。后因姑母病故，姑丈柳洪嫌貧爱富，拟将金蟬另許馮君衡。无由致詞，而以厚聘挾生，逼使退亲，事为金蟬所悉，即命丫环张娟娘暗送紋銀三百兩与顏俊，以作聘礼。娟娘至书館，适顏俊外出，遇馮君衡，欲行非礼，娟娘不从。馮失手扼死娟娘，貽禍顏俊，柳洪藉机告发。邑宰李潤之受贿，顏俊誣服。判以流罪，并囑解差中途害死。幸被邑宰之甥女王月娥怜才搭救，并託終身。顏遂改名上京赴試。

柳金蟬因其父逼与馮君衡成亲，金蟬无奈，女扮男裝逃走，亦改名上京应試。

张娟娘匿寄花园，賭棍牛二意圖启棺盜物，娟娘藉以复生。牛二貪圖未遂，复欲加害娟娘。适遇白玉堂相救，杀死牛二，火焚柳府，并将柳府不义之財，囊括而去，以救顏俊。张娟娘以所帶之瑩琇釧，与宋宜太守之女宋月英訂婚。

馮君衡因其父作恶，被包丞相处死，遂投賊寇吳健庵，在少华山作乱，想害包丞相。义士白玉堂，王月娥等赶到少华山，剿灭賊寇，救下包丞相，将馮君衡解交包丞相处理。

顏俊中了状元，授陝西按院，柳金蟬登科，也巡查到陝，王月娥因功，賜以武状元之职，最后，由包丞相主持，使柳金蟬，王月娥，宋月英，张娟娘，同配顏俊。此剧宣揚多妻，是毒素。

场 目

第一場	誣	陷	第八場	巧	遇
第二場	進	監	第九場	收	女
第三場	逃	婚	第十場	杀	寇
第四場	探	庄	第十一場	洞	房
第五場	假	婚	第十二場	巧	会
第六場	遇	救	第十三場	上	表
第七場	贈	劍			

人 物 表

顏俊	小生	丫环	小旦
雨墨	娃娃生	吳健庵	淨
柳洪	淨	包拯	淨
馮氏	老旦	王朝	二淨
馮君衡	丑	馬漢	二淨
张媚娘	小旦	校尉	二淨
柳能	末	柳金蟬	花旦
李潤之	丑	宋宜	末
白玉堂	武生	郭石菴	杂
王月娥	花旦	侯启明	杂
梅香	小旦	包兴	杂
牛二	二淨	把总	杂
君衡妹	花旦	卒、院子、禁子、解役	
宋月英	花旦		

第一場 誣 陷

顏 俊：（上詩）穹通未必尽由天，立志芸窗苦鑽研；

男兒欲建百世業，鉄硯必須苦磨穿。

小生姓顏名俊字春敏，江南武進縣人氏。曾遊泮水，因表妹柳金蟬與我兩小無猜，互相愛慕，因而結為百年之好。

後因我父被襄陽王殘害，我家一貧如洗，姑母留我在她家讀書。不料姑母逝世，繼姑馮氏心地不善，對我不加青目，幸蒙小姐暗中周恤。然而終非常法，以此我居她家，終恐凶多吉少，今坐書房，殊覺愁悶，不免出外散心一回。雨墨那里？

雨 墨：伺候。

顏 俊：隨我出外遊玩一回了。

（唱）家四壁室懸磬宅栽五柳，一簞食一瓢飲樂以忘憂；
居陋巷不改樂甘貧自守，那管他別人家肥馬輕裘。

（下）

柳 洪：（上唱）顏生貧穹真可恨，只恐誤了女終身；

倒教老夫发愁悶，何計退這冤孽婚。

老夫柳洪，曾任兵部尚書，如今退歸林泉。膝下無子，只有一女名曰金蟬，許與內侄顏春敏為妻，尚未過門。怎奈顏生貧不自給，不免請出夫人，想得一計，退了顏家這門親事。院子！

院 子：（上）伺候。

柳 洪：請夫人。

院子：是，老爷有請夫人。

馮氏：（上）来了，院子一声請，移步到中庭，老爷万福。

柳洪：夫人到来，請坐。（坐）

馮氏：老爷喚妻到来，有何話說？（张娟娘暗上听）

柳洪：夫人你想，顏俊今在咱家，何日为止，他若日后上达，还則罢了；若无进步，岂不誤了女儿終身？請夫人到来，想得一計，与他断絕瓜葛。

馮氏：这有何难，以我之見，就說女儿已大，催他完婚，再向他索討礼銀三百兩；倘若无有，迫他立写退亲文契。他今貧无立錫，何愁不能如愿？

柳洪：如此甚好，便是这个主意了！（张娟娘暗恨下）

（唱）非是我太刻薄做事短見，只可惜千金女怎配穹酸；
舐犢爱并不是人情冷暖，只为了平日愿不得不然。

（同下）

馮君衡：（上唸）声色狗馬真本事，咬文嚼字假斯文。

在下馮君衡，生性不爱斯文，好在花柳巷中廝混。昨日姑母言道，姑丈想退顏家的亲事，想把表妹許我，我今特来姑丈府中，探听消息。不覺来到书房，先去看看，顏俊是何动静。呀，怎么不見人？呀？这书房之中，那个丫环来此干甚么？是了，必有暗昧之事。我不免将身隐过，听她說些甚么，正是：

（念）要知心腹事，須听耳后言。（隐身）

张娟娘：（上詩）姑娘崇烈义，老爷太执一；

暗中施巧計，周旋她夫妻。

奴张娟娘，柳府为奴，伺候姑娘。只因老爷嫌貧爱富，欲退顏家亲事，小姐烈性不从；我二人暗中商議，与顏生送来紋銀三百兩，来至已是书房，只得进去，呀，怎么不見

人？想是出遊未回，我不免回去，夜晚再来。（欲下）

馮君衡：慢着，慢着！你手提何物，怎么来而又去呢？

张娟娘：我、我、我領了老爷之命，来請姑爷用膳。

馮君衡：我已听見，不必哄我，不如将包裹給我，咱二人逃走；然后再娶你姑娘到手，咱三人快乐一世，你看何如？

张娟娘：走，你是甚等之人，竟敢如此輕狂，院子快来。

馮君衡：不要高声。（扣张娟娘喉，张娟娘閉气倒地）呀，不好！一时失手，娟娘断气，伤坏人命，这該怎处？呵，有了！我不免帶了包裹逃走了吧。三十六条計，溜了是便宜。（下）

顏 俊：（上唱）杏花村飞羽觴① 不尽余兴，逢知己欣欣然情兴益浓；
只覺得头目暈神思不定，見尸首唬的我胆战心惊。

哎呀，不好！姑丈快来！

（柳洪帶院子上）

柳 洪：慌张为何？

顏 俊：不知娟娘，怎得死在书房。

柳 洪：待我去看，（看）哼！好一！顏俊，这就不是。留你在我府讀書，是我好意；你为何滋事，害死了环？

顏 俊：小侄怎敢。

柳 洪：走！想是你将丫环誘来，逼行苟且，丫环不从，因而害死，如何容得？柳能！

柳 能：（上）有。

柳 洪：速拿簡帖一张，将这畜牲送往县衙去吧。（顏能下）院子将这丫头尸首，暫且入殮，停柩花园。

院 子：是。（院子扯张娟娘下）

柳 洪：（噙）鯉魚自吞釣，岂肯輕恕饒。（下）

① “羽觴”酒器。

第二場 進 監

(人役引李潤之上)

李潤之：(噫) 不論黑心与良心，只要地皮刮的深。

下官姓李名玉洁表字潤之，渭南縣人氏。學問雖小，胆却很大，甚么錢我都敢弄。昨晚柳府狀告顏俊，因奸致死了环一案，另外有帖，送我紋銀五十兩，託我帮忙，把顏俊趁便捻弄①了他，還有重謝。今天升堂，人來，帶顏俊上堂！

顏俊：(上) 府台在上，生員搭躬。

李潤之：這是顏俊，怎樣害死了环？从實訴來。

顏俊：府台容稟了：

(唱) 念小生自幼兒青燈苦伴，豈不知老當壯穹且益堅；
作邪鄙害人命實實不敢，誣賴我縉紳人負屈含冤。
望祈府台懸秦鑑。

李潤之：胡道！不動大刑，料你不招，人來，夾起來！

顏俊：慢着！(暗白) 我想遇這昏官，辯也無益，不如含糊應了，免遭非刑。有招，害死是實。

李潤之：画供。

顏俊：画供是實。

李潤之：喚禁子。(人役喚禁子上)

禁子：伺候老爺。

李潤之：將顏俊收監。-(顏俊下)

(噫) 只要賄賂到我手，管你冤枉不冤枉。(同下)

① “捻弄”：關中方言，意即設法陷害。

白玉堂：（上引）豪傑生來破天胆，扶弱濟貧除奸貪。

小可白玉堂，陷空島人氏，結義兄弟五人，專行俠義，人稱五鼠義士，是我前日三試顏春敏，結為異姓兄弟，今日進京，不免前去探望一回。

雨 墨：（上唱）雨墨中途淚不干，只罵柳洪狗奸諂：

我大叔與你有何怨，為甚么把他送進監；

正行走來抬頭看，白二叔站立大路边。

那是白二叔么？

白玉堂：正是，這是雨墨，你大叔今在那里？

雨 墨：在獄中哩。

白玉堂：如何得到獄中。

雨 墨：二叔你听：

（唱）柳洪老賊心太險，設謀定計害了環；

可恨糊塗李知縣，不問皂白就收監。

白玉堂：既然如此，今向開封府，與你大叔伸冤，你可敢去否？

雨 墨：慢說開封府，就是赴湯蹈火，小人都敢去，只是手無分文，奈何！

白玉堂：這是銀子百兩，你且拿去，你大叔獄中，有我照管。

雨 墨：如此深感二叔了！

（唱）深感二叔恩非淺，獄中尚求多照管。

哎，柳洪賊呀！

（唱）你雖然賊智賊打算，我雨墨還怕翻了天；

包黑子若還翻了案，定教你把鞋顛倒穿。（下）

白玉堂：呵，我想顏大哥，乃是至誠君子，如何遭此無妄之災，我不免先去獄中安置，然後黑夜去到柳家偵查便了。

（唱）顏大哥他本是絲毫不苟，却怎麼遭無妄禍事臨頭；

我先去獄牢中安置問候，然後到柳洪宅細探根由。

各方安排急打救。(下)

(王月娥带梅香上)

王月娥：(唱) 怨舅父平日里做事无状，作官害百姓黎民遭殃；

闷恹恹坐小房愁眉难放，细思想到后来怎样下坊。

奴乃王月娥。爹爹在日，爱如掌上之珠，延聘专家，教文演武。不幸爹娘去世，暂留舅父任中。怎奈舅父为官不仁，方才梅香言道，他又受了柳家贿赂，想害颜生。是我屏后窃看，果见那人才貌出众，举止端正，我欲救他出苦，以终身相托，只是无计，奈何！

梅香：姑娘欲救那生，侍儿到有个主见。

王月娥：梅香有何良策？

梅香：姑娘不知，我老爷将那生判成流罪，暗嘱解役中途害命。

以侍儿之见，你我女扮男子，背老爷逃走，暗暗跟随，救出那生，以订姻缘，未知姑娘，以为若何？

王月娥：我舅父不仁，如此也不为过，你我即速改装来。哎舅父呀！

(唱) 非是我忘恩情行为短见，只怪你起黑心作事不端；

我好比卓文君私奔夜半，为终身出在了无其奈间。

(男装下)

第三场 逃 婚

柳洪：(上唸)为了平日愿，苦心费万千。

老夫柳洪。颜春敏自投罗网，料无生理。我与夫人暗暗商议，将女儿另许冯君衡为妻，着他即速成亲，免生枝节。

不日亲迎，不免与女儿说知，金蟬走来！

柳金蟬：(上)来了！

(引) 滿腹愁腸難自語，一腔心事有誰知。

爹爹萬福！

柳 洪：少禮，坐了敘話。

柳金蟬：孩兒告坐，請問爹爹，喚兒到來，有何教訓？

柳 洪：兒呀，你的喜到，早為預備。

柳金蟬：有何喜事，預備甚么？

柳 洪：父將我兒許與馮帥的公子馮君衡為妻，不日親迎，豈不是喜？

柳金蟬：哎呀，爹爹！孩兒已許顏家，豈能一女兩聘？

柳 洪：顏俊穹酸，早已令人生厭；況且他自投羅網，料無生理。今將我兒許與馮君衡，這正是天從人愿了。

柳金蟬：（泣）我叫叫一聲爹爹，想兒與顏郎自幼相親相愛，訂為婚姻，他雖身穹，志氣不凡。娟娘之死，未必是他所害，他今冤尚未明，兒豈能驟忘前情，另嫁他人，惹人恥笑。改嫁之事，万万通不得，爹爹何不再思了。

（唱）老爹爹在朝為公卿，禮義廉恥豈不明；

人生惟有品格重，暮四朝三落罵名。

柳 洪：為父豈能有錯，馮帥財勢兩有，比那穹酸，強過千倍，豈不好么？

柳金蟬：哎爹爹呀！

（唱）論人只當論品行，何論勢利并貧窮；

鹿車①共挽千古重，舉案齊眉有梁鴻；

卑造廐將唐劉焉，不棄公冶縹緲中；

難收泼水悔何用，結發任教山下逢。

① “鹿車”，小事也，列女傳：鮑宣妻少君，悉歸侍御服飾，更著短布裳，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。喻不嫌貧之意。

从来富贵多纨绔，老爹爹何必厌贫窶。

柳 洪：顏春敏做出此事，可見正是天意，天意既然註定，豈可违背？

柳金蟬：爹爹豈不知事在人为，人定可以胜天也。

（唱）常言人定胜天定，人謀自能夺天工。

那顏生学优多稳重，虽在縲紲冤未明。

儿今立志把他等，改嫁馮家万不能。

柳 洪：蠢才休得执一，只恐不能由你。

柳金蟬：（滾）我叫叫一声爹爹，即使你儿，不顧品格，另行改嫁，須知是儿終身大事，也不应如是草草。豈不知馮君衡是甚等人品，爹爹惟图势利，将儿当着供祭的牺牲品，爹爹問心何安了？！

（唱）爹爹做事欠斟酌，你把孩儿当甚么；

終身体戚关系多，不应如是草率多；

馮君衡是个甚么貨，怎样看中那人物；

居然不怕人笑哑，全然不顧儿死活；

你孩儿志向如烈火，誓死不嫁那怪物；

老爹爹如再强迫我，除非把儿头首割；

惨痛伤心气不过，裂断迴腸珠泪落。

（哭）早死的娘呀！

黃泉以下娘得所，丢儿任人来宰割；

自戕的事儿輪着我，

只恐性命难逃脫；母亲九泉等着我，

母女們一同見閻罗。

柳 洪：（怒）蠢才。

（唱）罵一声小蠢才不达世理。論門第帅公子兩相合宜；

此事儿总由我不能由你，到临时定亲迎休誤佳期。

(下)

柳金蟬：(哭)天呀，天呀！爹爹如此頑固執拗，這該怎處？呵，是了！我想顏郎實非輕薄之輩，看在其間，娟娘之死，想必爹爹所為，以絕我念。有了！我不免女將男扮，逃出府去，再作道理了。

(唱) 怨爹爹眼界小趨逐勢利，喪天良忘廉恥專尙門楣；

(下男裝上)

婚姻事由父母強作主意，女孩兒不值錢下賤輕微。

這樣不公平生氣！(下)

第四場 探 莊

白玉堂：(上唸)可恨柳洪太不該，嫌貧愛富害英才；

白玉堂。獄中見了顏大哥，詳說柳洪嫌貧愛富，設計陷害。是我今晚去往柳家偵探詳細，來至已是莊外，不免躍身過牆。

(過牆)原是一座花園，呀！忽听有人前來，不免在花陰躲避。(避)

牛 二：(上誦)時衰運乖蹇，梅瘡上了臉；

麻將輸滿貫，骰子瞞瞪眼。

我乃牛二。生性懶惰，專愛賭博，這幾日時運不通，輸的手無分文。剛才老爺把娟娘寄軀在花園，我不免前去開棺，劫得几件衣物，以還賭債，只得前去。(下，在內揭棺搯娟娘尸上脫衣)

張娟娘：哎喲！

牛 二：哎呀，不好呀！想是娟娘復活了。(白玉堂暗上听)我想娟娘復活，劫棺之事，必然破露，衣物不能到手，我干了一場何事？呵，有了！不免把他勒死，以滅其口，便是這個主

意。（勒，白玉堂杀牛二）

白玉堂：好贼休走，（白玉堂杀牛二死）这贼已死，我先调虎离山，然后入他内室打探。呔！柳家人們听：花园真有了掘棺之贼了！（下，院子掌灯上）

院子：何人喊叫，贼在那里？（看）呀！不好，老爷快来！

柳洪：（上）来了，喊叫为何？

院子：这里又被人杀了一个。

柳洪：细看是何人尸首？

院子：（看）原是牛二。

柳洪：他如何死在这里，却被何人杀死？

院子：哎呀老爷！娟娘棺盖，不知被誰揭了，尸首也出了棺了，又有了气息，想是复活了。

馮氏：（上唸）女儿逃外杳无踪，忙与老爷說詳情。

老爷不好了，不知女儿何往，我差人四处追寻，杳无踪跡。

柳洪：哎呀，天呀！女儿亲迎之期已到，又出了一个人命，这都該如何应付了！

（唱）听罢言来吃一惊，冷汗淋淋怀抱冰；

踵接不断遭人命，无女儿如何行亲迎。

张娟娘：冻煞人了。

馮氏：何人啼哭？

院子：娟娘复活了。

馮氏：真是可喜。

柳洪：哎噫！甚么可喜？如今这里死了一个男的；家里又走失了一个女的，一时一家向我要新妇，一家向我要丈夫，这都該怎样应付呢？

馮氏：哎呀，老爷，牛二之事，老爷自行料理。女儿亲迎之事，

为妻却有个权变之法。

柳 洪：夫人有何方法？

馮 氏：院子，将娟娘先搀到我的臥室去。

院 子：是，（院子搀张娟娘下）

馮 氏：老爷事急了，无法奈何，莫若以牛易羊，先用娟娘暫去代嫁；緩过吉期，再向馮家說明原故，双方打听女儿的下落。

柳 洪：恐怕娟娘不从。

馮 氏：妻自有計，使她乐从，待我去說，正是：

（唱）已死复生不为罕，抽帮換底显手段。（下）

柳 洪：柳能。

柳 能：（上）有。

柳 洪：把这牛二的尸首入殓，各事保守密秘，不可向外人洩露，正是！

（唱）难里巧逢机会事，急中生出智謀来。（下）

白玉堂：（上唸）义气冲霄汉，英雄照人寰。

白玉堂。昨晚去往柳家偵探，原来娟娘未死，柳老又設計，朦蔽娟娘归嫁馮君衡，是我取得他脏銀八百兩，只得追赶大哥便了。（下）

第五場 假 婚

馮君衡：（上唸）六礼虽未备，滿心愿已随。

我大爷馮君衡。因我姑丈嫌顏春敏家貧，起心退亲。接巧顏生因娟娘之死，問成流罪，我姑丈又用銀錢打点，囑解役到中途，結果了性命。已把表妹許我为妻，今日成亲。今晨我姑母言說，表妹这几日身体有病，故着娟娘前来当先

鋒隊，惟是娟娘性子不好，須先設法安置。哈哈，我想娟娘，是我平日想不到手的，如今她既未死，使我不費力而得之，豈不是一箭射雙鵰了么？若說她的性情，已預備我妹子去當說客，不怕她不馬前投降。方才迎親回來，只等拜堂，好不快活人也！（內鼓樂）鼓樂喧天，新人已到院子，撒了拜毡。（拜堂下）

張娟娘：（上）丫環，不用你伺候。呵！柳夫人用以羊易牛之計，騙我歸嫁馮君衡；想我身在他家，倘若不從，必出意外，莫若將計就計，乘機而動。

君衡妹：（上引）替兄當說客，撮合新嫁人。
嫂嫂見禮了。

張娟娘：還禮了。

君衡妹：今晚是嫂嫂大喜之日，你為何愁眉不展，莫非嫌棄我哥哥么？

張娟娘：元帥的公子，那樣的風流多情，盼也盼不到，還能嫌棄么？
（馮君衡暗上听）不過你哥哥在這大喜之夜，連一杯水酒也沒有，真乃薄情。

君衡妹：嫂嫂莫怪，這是我哥哥與妹妹的不是。待我喚來我哥，我也奉陪嫂嫂，痛飲几杯，與嫂嫂陪情。

張娟娘：多謝姑娘美意。（君衡妹轉場）

君衡妹：哥哥你聽見了嗎？

馮君衡：我都聽見了，不是她說，我幾乎都忘記了，這一下把我的酒性子都引起來了。小子們！今晚是大爺的喜事，賞你們大甕酒，你們都大家樂去。

君衡妹：哥哥你如今給我新嫂嫂陪個不是，豈不是一團和氣了嗎？

馮君衡：是、是、是！

君衡妹：嫂嫂，我哥哥給你陪罪來了。